



WuXin
The Monster Killer

尼罗 著

无心法师

◆第三卷◆
烽火青春

无心法师

WuXin
The Monster Killer

尼罗
作品

◆ 第三卷 ◆

烽火青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心法师.3 / 尼罗 著.

—武汉: 长江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492-3650-3

I. ①无… II. ①尼…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04101 号

本书由尼罗委托天津漫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正式授权长江出版社, 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中文简体版本, 并取得其他衍生授权。未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和使用。

无心法师 第三卷 / 尼罗 著

出 版	长江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 号 邮政编码: 430010)
出 品	漫娱文化 (湖北省武汉市积玉桥万达写字楼 11 号楼 19 层 邮政编码: 430060)
出 版 人	别道玉
选题策划	长江出版社青春动漫编辑室
市场发行	长江出版社发行部
E-mail	cjpub@vip.sina.com
责任编辑	钟一丹
装帧设计	Yvonne
印 刷	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120mm 1 / 16
印 张	19
字 数	27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92-3650-3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联系本社退换。

电话: 027-82927763(总编室) 027-82926806(市场营销部)

目录

CONTENTS

006	第一章	相遇
019	第二章	小丁猫
031	第三章	招待所百态
040	第四章	长相守
052	第五章	下乡去
060	第六章	青云山
074	第七章	忆苦思甜
085	第八章	武林高手
096	第九章	夜色惊心
117	第十章	原来是他
135	第十一章	人各有计

295	291	274	253	244	231	206	198	189	167	152
番外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章	第十九章	第十八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六章	第十五章	第十四章	第十三章	第十二章
苏桃的一天	他们的岁月	光阴	新希望	一路向北	不速之客	无心与狐狸的往事	山居生活	浪迹天涯	天各一方	所谓感化

无心法师

尼罗
作品

WuXin
The Monster Killer

◆ 第三卷 ◆

烽火青春

你是我眼中最美的一抹红，可我不是你的盖世大英雄。

馬

295	番外 苏桃的一天	291	第二十一章 他们的岁月	274	第二十章 光阴	253	第十九章 新希望	244	第十八章 一路向北	231	第十七章 不速之客	206	第十六章 无心与狐狸的往事	198	第十五章 山居生活	189	第十四章 浪迹天涯	167	第十三章 天各一方	152	第十二章 所谓感化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目录

CONTENTS

006	第一章	相遇
019	第二章	小丁猫
031	第三章	招待所百态
040	第四章	长相守
052	第五章	下乡去
060	第六章	青云山
074	第七章	忆苦思甜
085	第八章	武林高手
096	第九章	夜色惊心
117	第十章	原来是他
135	第十一章	人各有计

第一章 相遇

无心随着人潮，涌出了文县火车站。

火车上的乘客之多，唯有沙丁鱼罐头可以与之媲美。无心在天津上车时，根本就没有走车门的心思。人在月台上做好准备，未等火车停稳，他就直接扒上车窗，像条四脚蛇似的游了进去。眼看身边的三人座位下面是个空当，他一言不发地继续钻，占据了座位下面的幽暗空间，舒舒服服地侧身躺好了。他随身背着个帆布书包，书包里空空的，被他卷成一团当枕头。枕了片刻之后他一抬头，忽然想起书包里还有一条小白蛇。连忙欠身打开书包，他低头向内望去，就见小白蛇歪着脑袋，正用一只眼睛瞪着他。

小白蛇是他从大兴安岭带出来的，蛇身上附着白琉璃的魂。自从赛维和胜伊去世后，他就跑去了大兴安岭。山林已经变了模样，大片的树木都被砍伐了，大卡车昼夜不停地向山外运送木材。但是白琉璃所在的禁地还是老样子。一是因为此地偏僻，二是伐木工人不敢来。山中树木遮天蔽日，大白天的都闹邪祟。

他在地堡中找到了白琉璃。白琉璃看了二十多年的花和雪，看得百无聊赖，见他忽然出现了，真是又惊又喜：“你来了？”

无心在地堡中来回地走：“外面不大好混，不如到山里做野人。”

白琉璃又问：“你是一个人？”

无心坐在一口破木箱上：“嗯，我太太去年死了。”

赛维和胜伊，都先离他而去了。

赛维走的时候，枕着他的手臂，很安静。无心用手指描画着她的眉眼，想起了两人十几年的争吵，想起了她年轻时候的清秀模样。想到最后，他的眼睛涌出一滴很大的眼泪。眼泪是黏稠透明的胶质，凝在脸上不肯流下。

无心在安葬了赛维之后，就开始了他的流浪。和白琉璃在地堡里住了几年，他得知外面的大饥荒已经彻底过去了，便又起了活动的心思。听闻他要走，白琉璃当即附在一条白蛇身上：“把我也带上吧！我在地堡里住太久了，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无心大摇其头：“不带不带，我烦你。”

白琉璃没说什么。等到无心睡着了，他盘在无心的脖子上，张嘴露出倒钩尖牙，对着无心的鼻尖就是一口。无心差点没疼死，白琉璃沾染了无心的鲜血，也险些魂飞魄散。双方两败俱伤，只好和谈。和谈的结果是双方各退一步，无心带白琉璃出门见世面，但是白琉璃路上必须听话。

无心在山里住了四年，万没想到四年之后，天地剧变，竟然换了一个世界。他审时度势，立刻学会了不少崭新的革命词，并且凭着自己面嫩，冒充学生，拿着伪造的介绍信混到各地的接待站中骗吃骗喝。混着混着混到了文县，他出了火车站，独自走在一条安静小街上，并不知道自己在一个小时之后，就会遇到漂亮的小姑娘苏桃了。

苏桃一边抽泣，一边晃着手电筒弯着腰往前跑。暗道长得无边无际，前后只有她粗重的喘息声在回荡。此时距离她与无心相遇，还有四十分钟。

无心依然东张西望地走在无人的小街上。小街一侧是成排的树木，树木之外则是荒原；另一侧砌了高高的红墙，红墙之内寂静无声。无心根据自己近几个月走南闯北的经验，猜测红墙之内应是一处机关，可到底是什么机关，就说不准了。

低头系好空瘪瘪的书包，又把一身的蓝布工人装整理了一番，最后蹲下身，他紧了紧脚上回力球鞋的鞋带。球鞋是他在南开大学红卫兵接待站里偷的，当时几十个人睡一间大教室，他在凌晨清醒之后，下了课桌拼成的大通铺，低头看到地上摆着一双崭新的球鞋，便不声不响地穿了上，抱着书包悄悄溜出大学，直奔火车站去了。

书包空瘪瘪，他的肚子也是空瘪瘪。文县当然也有接待站，可是此地的斗争显然是异常激烈，火车站和主要街道都被游行队伍充满了，他一时竟然没有找到接待人员。没有就没有，他总有办法填饱肚子。仰起头望了望一人多高的红墙，他见墙头平坦，便起了主意，想要翻墙过去，探一探里面的情况。

眼看左右无人，他后退两步一个助跑，“噌”地直蹿上墙。双手攀住墙头，他摇头摆尾地扭了几扭，轻而易举地将小半个身子探入了墙内。居高临下地放眼一瞧，他就见

距离高墙不远便是一排整整齐齐的红砖瓦房。阳光明媚，天气和暖，瓦房的后窗户三三两两地敞开了，可见房中全都无人。至于房屋前方是什么形势，就不得而知了。

无心轻轻巧巧地越过墙头跳了下去，猫着腰贴到大开的一间窗子下，慢慢抬头向内张望。房中靠窗摆着一张大办公桌，桌上堆着一沓文件，一支拧开了的钢笔，一把瓜子，几只柿饼。文件上面放了一盘红色印泥，印泥上面立着个挺大的木头印章。正对着后窗户的房门也开着，两名穿着旧军装的半大孩子大概是担负了卫兵的职责，背对着房内站在门口，偶尔左右晃一晃身体。

无心一看卫兵的模样，就猜出此地应该是某处机关总部。缓缓直起了腰，他打开自己的书包，随即出手如电。不过是一眨眼的工夫，瓜子和柿饼就全砸在了小白蛇的身上。眼看办公桌下的抽屉没有锁，他一边瞄着门口卫兵的动静，一边慢慢拉开抽屉。一只手忽然变得无限大，他在抽屉里抓出了一大把全国粮票。

小小心心地关了抽屉，他想要撤。临撤之前一犹豫，他一时使坏，把桌上的大红公章也一并揣进了书包。转身一蹿上了墙头，他飞檐走壁地回到了墙外小路上。

站在树后清点贼赃，他把粮票数清楚了，放在书包里面的夹层口袋里；又把一沓文件打开了，仔细一瞧，原来不是文件，是一沓没抬头没落款的空白介绍信。

介绍信可是有用的好东西。无心把空白介绍信折叠整齐了，放在另一个夹层口袋里。公章他没仔细看，随手用纸包了扔在书包深处。抓起一把瓜子托在手里，他上了路，一边嗑瓜子一边往前走。许多许多年前，他记得自己是来过文县的，不过当年那个文县和如今这个文县，似乎完全没有联系。现在的文县是个工业区，因为有人在附近的猪头山里勘探出了铁矿，铁矿引来了一座钢厂，而钢厂发展壮大之后，新的大机械厂也在文县安家落户了。在县城里，土生土长的文县人占了少数，更多的居民是从外地迁来的工人家庭。单从繁华的程度来看，文县并不次于一般的城市了。

瓜子磕了一路，无心越磕越饿，打算找个小饭馆吃上一顿。不料就在他咽下最后一粒瓜子瓤时，远方忽然起了一声巨响，是个大爆炸的动静。无心脚步一顿，同时就见一个灰头土脸的影子从树木后面爬上路基。手扶大树觅声远望，影子一哆嗦，随即就蹲下不动了。

无心莫名其妙，因看来人耳后耷拉着两条毛刺刺的长辫子，可见是个姑娘，而且还是个小姑娘，便好心好意地上前说道：“你害怕了？没事，爆炸离我们远着呢，崩不着你。”

苏桃含着满眼的泪水抬起了头，一眼瞧见了无心手臂上套着的袖章。鲜红的袖章像是一泼血，刺得她双眼生疼。而她本来就蹲在倾斜向下的路基上，此刻一时受惊，失了平衡。抱着膝盖向后一仰，她未等说话，已是一个后空翻滚了下去。无心和蔼可亲地弯

着腰，正被她脚上的解放鞋踢中下巴。啊呀一声仰起头，他舌尖一痛，已被牙齿咬出了血。而苏桃一溜烟地滚到了路基下方的野地上。四脚着地地爬起身，她惊慌失措地向上又看了无心一眼，同时一张嘴越咧越大，露出了个没遮没掩的哭相。

无心揉着下巴，低头看她：“你没事吧？”

苏桃想逃，可实在是逃不动了。两条腿打着颤撑住了身体，她抬手指向爆炸的方向，干张嘴发不出声，只用气流和口型说道：“爸爸……是我爸爸……”

无心隐隐明白了：“你爸爸……”他思索着用了个新词，“自绝于人民了？”

苏桃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军装，袖子偏长了，两只手攥成拳头缩在袖口里。身体紧张地向前佝偻成了一张弓，她在春日艳阳下哭得满脸都是眼泪：“我爸爸没罪……”

无心彻底明白了，眼看苏桃哭得面红耳赤，他有点手足无措，仿佛是大人没正经，把好好的孩子逗哭了。

“别怕别怕。”他拍拍自己的胸膛，“我不管你家里的事，我是外地来的。你妈妈呢？一个人哭也没用，我带你找你妈妈去吧。”

苏桃摇摇头，眼泪源源不断地流，哭声却是始终哽在喉咙里：“妈妈也没了……”

无心生了恻隐之心，扶着大树往下面走：“有话上来说，下面全是泥。你放心，我是过路的人，不会检举你，也不会揭发你。”

避开昨夜小雨留下的一个个泥洼，无心从裤兜里摸出了一条手帕。迟迟疑疑地抬起一只手，他想给苏桃擦擦眼泪，可苏桃的年龄正处在小丫头与大姑娘之间，让异性拿不准应该如何对待她。眼看苏桃哭得直抽，无心一横心，一手托住她的后脑勺，一手用手帕抹了她的眼泪和鼻涕。满面尘灰随着涕泪一起被拭去了，苏桃在金色的阳光中微微扬头，显出了两道弯弯的眉毛，一双清澈的眼睛。眉毛的笔触是柔软的，眼睛的颜色是分明的，她张开嘴吸了口气，柔软的嘴角随之抽搐了一下。

无心用手帕垫了手，最后在她的小鼻尖上又拧了一把：“别哭了，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

苏桃摇了摇头，后脑勺的头发中分梳开编了辫子，清晰的发缝就摩擦了无心的手掌：“我不知道，我没有亲人了。”

无心看她抽搭得直出汗，自己既问不出主意，她哭狠了没过劲，回答得也是辛苦。她肯定是走投无路了，自己若是抛了她不管，很不忍心。可若是管她，怎么管？

“你要是信得过我，就跟我走。”他低声说道，“能往哪里走，我也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你要是不信我，我给你十斤全国粮票，然后各走各的路。怎么样？你说吧。”

苏桃垂着头，不说话。

无心看她不言语，就从书包里摸出了几张粮票，要往她手里塞。然而她把手往后一撤，却是不肯要。

无心捏着粮票顿了顿：“你想……跟我走？”

苏桃依旧是一声不吭。

无心拉起了她的手，转身向路基走了一步。他走一步，苏桃跟一步；他停了步子回头看苏桃，苏桃深深地低着头，不理他。

无心一笑，扯着她几大步跑上路基。在小路上站稳了，他给苏桃从上到下拍了拍灰，同时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苏桃不敢出声，一出声就憋不住眼泪，只能蚊子哼：“苏桃，十五。”

无心打开书包，想要拿柿饼给她吃。然而低头一瞧，他大吃一惊。原来书包里至少有五个柿饼，如今却是只剩了一个。剩下的一个，也被小白蛇咬上了。

无心气得在蛇脑袋上凿了个爆栗，然后在书包里偷偷捏开蛇嘴，把柿饼从它的倒钩牙上摘了下来。还好，柿饼基本保持了完整，只是留下了两个洞眼，乃是小白蛇的牙印。白琉璃躲在小白蛇的躯体内，颇为不满地瞪了无心一眼。

把从蛇嘴里夺下的柿饼塞到苏桃的手里，他像个大哥哥似的，拉起她另一只手向前走：“吃吧，你是个命大的，得好好活着。你活好了，你死去的亲人才能瞑目。”

白琉璃躲在书包里，有日子没听无心说过这么通情达理的话了，便好奇地把脑袋伸出书包缝隙，想要窥视一下无心献媚的对象。哪知无心的感官十分敏锐，他的脑袋刚见天日，就被无心一指头戳回去了。

无心 and 苏桃无处安身，漫无目的地走过一条小街，迎面却是看到一座大校园。校门并没有锁，门口的木牌上写着一排黑字，正是“文县重型机械厂子弟第一中学”。

如今的大中学校都停课了，操场一边的自行车棚里一辆车都没有，收发室也关了门，玻璃窗灰蒙蒙的。无心见状，心中一动，回头说道：“苏桃，我们进去瞧瞧？要是真没人的话，你找个地方先待着，我出去买点吃的回来。”

苏桃还捏着柿饼，不过能够抬头面对无心了：“嗯。”

无心还拉着她的一只手，有时候感觉她是个小妹妹，很自然；有时候又感觉她是个漂亮姑娘，不好意思。探险似的进了校园，他和苏桃先往操场正中的教学大楼里走，大楼是三层，一进门不用远走，第一感觉就是久无人烟。无心走到了一楼的走廊尽头，把苏桃带进了一间空教室。空教室的窗户对着楼侧，他向苏桃吩咐道：“你蹲在角落里，不要轻易露头。一旦有人来了，你就跳窗户出去，往树丛里跑。我买了吃的就回来，你

想吃什么？”

苏桃低头打开书包，从里面掏出了两块钱递给无心：“我们搭伙……你出粮票我出钱吧。”

无心真没钱，于是很痛快地接了钞票：“你想吃什么？”

苏桃摇了摇头：“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无心答应了，又对她嘱咐道：“蹲好了，别打瞌睡，留神着外面的动静，记住我说的话。”

苏桃立刻走到靠窗的墙角处，抱着膝盖蹲下了：“我知道。”

无心看她好像缓过精神了，便放了心。打开一扇窗户半掩了，他对着苏桃又点了点头，然后转身向外走去。

无心走在文县繁华的大街上，街道两边的电线杆子上都架了高音喇叭，正在播放歌曲。游行队伍还没有来，无心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进了一家饭馆，然而饭馆只卖面条，没有别的。无心身上连个饭盒都没有，没法把一碗连汤带水的热面条带回学校，所以出了饭馆继续往前走，想要找个面食铺子。可是一条大街都走到头了，硬是没找到。

耳听远方人山人海的口号声越来越近了，他当机立断地进入百货商店，买了一只铝饭盒。随即就近进了一家饭馆，他问了问服务员，得知想要买主食，必须附带炒菜。于是他要了一个肉丝炒白菜。在饭馆内的公用水龙头前洗了洗新饭盒，他在等着菜熟之时，又要了十个烧饼。

肉丝炒白菜总也不好，无心把十个烧饼用纸包好了塞进书包里，在饭馆里坐立不安。服务员是个又胖又高的姑娘，倚着墙壁横了他一眼：“等就等呗，你乱晃什么呀？”

无心骑在一条长板凳上，望着窗外答道：“我饿。”

胖姑娘当即一撇嘴，同时墙壁上的窗口里响起了一声吆喝，正是肉丝炒白菜出锅了。出锅之后也没有服务员的事，无心作为食客，自己走去窗口端了菜，把一盘热菜倒进了饭盒。

菜有了，主食也有了。无心挎着热气腾腾的书包，推开店门往外走。然而走出没有几步，就走不成了。前头山呼海啸，是一支千人游行队伍；后头海啸山呼，依然是一支千人游行队伍。

无心抱着他的书包，蜷缩着躲在了饭店的屋檐下，他学螃蟹横着走。走出没有一米远，一个人高马大的小子一把搂住了他：“田小蕊，李萌萌，来帮一把啊！我活捉了一个红总的！”

紧接着走过来一个黝黑黝黑的青年。皮肤黑，神情如果有颜色的话，应该也是阴沉

沉的黑。上下打量了无心的模样，黑脸青年点了点头。而无心抢着喊道：“我是过路的！放了我吧，没我的事！”

黑脸青年冷笑一声，口中说道：“顾基，把他看住了！”

搂着无心的小子立刻答应一声，然后搂得更紧了。

无心无可奈何：“顾同志，我真不是红总的。不信我给你看介绍信，我是从东北来的！”

顾基对着他的后脑勺骂道：“滚一边去吧！老子不信你的鬼话！”

无心再问：“你们又是哪个组织啊？”

顾基答道：“我们是联指的！”

半个钟头后，无心被人反剪双手，一直押到了联指在文县的总部。总部占据了一所小学校，无心因为老老实实，所以没有挨打。末了抱着书包蹲在小学校的院里，他抬头望着顾基、被人称为陈部长的黑脸青年，以及头如花瓜、脚能碎蛋的李萌萌。

陈部长换了一身干净衣裳，手里拎着一条军用皮带走到无心面前。皮带折成几折握在手里，他微微弯腰，用皮带抬起了无心的下巴：“我问你，你是想坦白从宽呢，还是想抗拒从严？”

无心打开了书包：“我给你看我的介绍信，我真不是红总的。”

他从烧饼和饭盒下面掏出了一张折好的纸，向上递给陈部长。陈部长接过来展开，垂着眼皮看了一遍，没看出真假来：“哦，你是哈尔滨三中的啊？”

无心连忙点头：“是，是。你再看看我——我的衣服和红总不一样。乍一看挺像，其实不是一回事。”

陈部长居高临下地又问：“有学生证吗？”

无心摇了摇头：“学生证在火车上挤丢了，就剩一张介绍信。”

陈部长审视着他：“只有你一个人？”

无心略一思索，立刻答道：“不是，还有几个初二初三的，在家是我的邻居。我们一起上的火车，下车的时候挤散了，我正满街找他们呢！”

陈部长刚要继续说话，院外却是气喘吁吁地跑来了一个人，在陈部长耳边耳语一番。陈部长单手叉腰做出伟人姿态，当着众人办起了公事。无心眼看天色渐渐暗淡，心里惦记着藏在中学校里的苏桃，自己又饿得难受。而陈部长说到了一定的程度，竟然忘记了无心的存在，带着李萌萌出了门，院子里只剩了一个顾基，还在认真地充当看守。

无心从书包里拿了一个温暖的烧饼，起身递向了顾基。顾基警惕地瞥了他一眼，看他一脸的坦诚，便接过烧饼塞进嘴里，一口把烧饼咬成了一个月牙。